

4 铁建故事

大桥的女儿

□ 刘新红

10月24日,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了。作为国家铁路建设的重要力量,铁四院参与了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工程SB03合同段的监理工作。在铁四院监理团队中,项目总监易有森一家格外引人注目:易有森和妻子吴丹霞在大桥建设现场工作了6年多,而他们的儿女易茗发挥音乐特长,创作了《海上金桥》《世纪之光》等多部音乐作品,记录港珠澳大桥建设者的风采,被港珠澳建设者亲切地称为“大桥的女儿”。

易茗打小就喜欢音乐,她本科就读于武汉音乐学院,后来相继到美国宾州费城天普大学博耶音乐学院、麻州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声乐表演。“去留学那年,我父母刚到港珠澳大桥。他们在港珠澳大桥工作期间,我先后去看望他们多次。”2015年盛夏,易茗第一次来到港珠澳大桥建设工地,她想看一看究竟是什么让父亲睡不着觉,白了青丝,却依然饱含激情。

在港珠澳大桥,易茗与一线建设者共同生活了20多天。每天凌晨4点,她就乘坐交通艇赶到工地,见证打桩架梁

热火朝天,施工现场的每一个细节都烙印在她心里,平凡却充满力量。而易茗,也逐渐走进了父亲的“桥梁梦”。

“有一次我和爸爸一起在桥上走。天上的太阳晒得我头晕,爸爸却一路走一路看,神色严峻。港珠澳大桥是一座世界级工程,如果不严上加严,又怎么能让国家放心,让过往行人安心呢?”易茗一边走一边想,动人的旋律随之在易茗脑海中产生。她拿出笔,沙沙沙地在乐谱本上作起曲来,那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记录着父亲介绍桥梁时神采飞扬的表情,刻画着建设者乘坐快艇在伶仃洋上劈波斩浪的身影,描绘着劳动者踏着余晖有说有笑返回驻地时的模样……

1986年,易有森大学毕业,到铁四院桥隧处开始从事勘察设计工作。1990年,他调到铁四院监理公司,开始了工程监理生涯。一晃30多年过去了,易有森从一名青涩的工程师成长为业界享有盛名的金牌总监,曾两次被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授予“火车头”奖章。2012年,易有森来到珠海,与同事们一起负责港珠澳大桥主体桥梁工

程深水区桥梁段长15.8公里的监理工作。这段桥梁是港珠澳大桥桥梁施工中工艺最复杂、施工难度最大的一段。从进场伊始,易有森坚持一切亲力亲为,从严把控原材料进场关、施工过程监督关,确保了工程建设质量万无一失。

易有森的办公室挂着一块诗匾:铁骨柔情征四方,南国佳人续华章。紫荆杜鹃并蒂莲,长虹卧波威风扬。这首诗不仅代表了他对港珠澳大桥建设始终怀有的全部深情,也蕴含了他浓浓的爱国情怀。作为一名工程建设者,易有森长期工作在外,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很少。对他来说,工地就是他的“家”。就在港珠澳大桥之歌征集时,同事们才知道他有一个在美国学音乐的女儿,还创作了不少与港珠澳大桥有关的歌曲。有人问他:“老易,你们两口子天天泡在工地,是怎样教育出这么优秀的女儿的?”易有森笑着说:“其实也没什么经验,不过我相信身教胜于言教,咱港珠澳大桥建设者的女儿个个都顶呱呱。”

作者单位:铁四院



魅力港湾

李永凯 摄

吾乡吾土

□ 彭燕青

浓浓秋意涌乡情

站在香山之巅,望着满山金黄的枫叶,我看到了北方秋天最美的时节。忽然间,我又想起了远在江南的家乡,想起了儿时的生活,想起了故乡秋天不一样的美……

秋雨霏霏,飘飘洒洒,温声细语,脚步轻盈,烟雨中的家乡如梦如醉。雨后的天空,湛蓝如洗,秋阳融融,白云悠悠,如诗如画。秋色宜人,稻浪翻滚,一望无际的金黄是家乡秋季最耀眼的色彩,镰刀的唰唰声与不时的咚咚声汇成秋天最美的旋律,犹如一首激昂的乐曲响彻山谷,此起彼伏。看,那山坡上的枫树叶被震落了,随着秋风,和着曲子,翩翩起舞,仿佛在庆祝农民丰收的喜悦。秋韵悠悠,飞鸟停

步,在飘荡的芦苇间放下疲惫,在清水池塘间留下倩影,在满枝橘子边放声高歌,一同加入了庆丰年的歌喉。

田间还有另一道美妙风景,在不解后面尾随着的小孩光着脚,提着筐,弯着腰,捡拾着散落的稻谷。孩子的泥土干爽,不像春泥般潮湿鲜润。孩子嬉笑,打闹,有的干脆丢下竹筐捉蛤蟆,趴在田里挖泥鳅。

秋月明媚,美得让人难以入睡。月夜下,村子西头小卖部的柚子林,是孩子们觊觎已久的对象。当然,白天是断然不敢去摘的,可一到夜晚,那又大又圆、飘香诱人的柚子让孩子们胆子陡然变大。有星月壮胆,秋风鼓劲,我们夜晚相约柚子林。

伴着石块敲击,柚子应声落下。个子高的踮起脚尖用双手去接,没接住的柚子就在地滚落,性急的直接扑倒在地,用身子压住。扑通一声,伴着一阵压低了声音的欢呼,惊得敏感的夜鸟鸣叫,吵得村狗奔走狂吠。

我们围坐在村前的青石板上分享柚子,没有刀就先用手咬开口子,剥开粗糙的柚子皮,竟能吞食清爽可口的柚子肉。皓月当空,欢喜无限,直到大人们喊过几遍“回家了”,我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。

那时的农家子弟,特别像秋天朴实的柚子,穿的是土布旧衣,吃的是粗茶淡饭,玩的是泥巴树叶,却天真烂漫,快乐无比。儿时的无忧,记忆永留;家乡的秋天,让我眷恋。

长大后离开了家乡,来到北方,成了翻山越岭,行走于天南地北的筑路人,已有10多年不曾看到江南的秋天了,那故乡的秋天,是不是该更美了?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六局电气化公司

报香飘扬

□ 叶丽娅

特殊的生日礼物

每年生日,我或多或少都会收到些礼物。2011年9月29日,一件特殊的生日礼物改变了我的轨迹。从此,我的生活变得五彩缤纷。这件特殊的生日礼物就是当天的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。虽已过去7年,但每当翻开早已泛黄的报纸,心底那份感动依旧停留在心间,时时激励着我。

其实,当初收到这份生日礼物,我很是意外。父亲是一名老铁建人,我在家属院长大,从小耳濡目染,比一般人更早听说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。它陪伴中国铁建人经历了炮火,跨过了崇山峻岭、大江大河,记录和保存了属于中国铁建人最珍贵的记忆。年少时,父亲的桌前始终摆着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,可我却一直没用心关注过它。哼,什么报纸,无非是写到这里、到那里修铁路罢了,枯燥无味,让人提不起阅读兴趣,甚至当这份礼物递到我手上时,我还在琢磨,这也能算一份生日礼物?太凑合了吧!

碍于送这件礼物的人是我平日非常敬重的师傅,我便抽时间仔细阅读起来。读着读着,我竟完全沉浸其中,本以为是些有关工程报道的新闻,可没想到竟写得如此生动活泼。铁路建设的飞跃发展、企业文化的丰富多彩、中国铁建人的璀璨生活,描绘得真实真切,一篇篇妙文佳作朗朗上口,一首首富含哲理的诗句耐人寻味、深刻隽永,让我不能自拔。好报不厌百回读,从那时起,我就深深爱上了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。

后来,因工作需要,我先是到广东佛山到了珠海,又从珠海到了深圳,后

来又辗转去了连州、四川宜宾,今年则暂时停留在千年盐都——自贡。7年间,时光流逝,地点变换,同事变动,唯一不变的是我珍藏多年的那份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,还有我那颗热爱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的心。那些历经时间淬炼的精美字句,不知多少次散去了我心头的阴霾,成为我人生路上必备的精神食粮。

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是中国铁建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冬天,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就好比一团炽热的火焰,不知温暖了多少颗孤寂流浪的心;夏季,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又好清凉爽的海风吹拂在耳边,用慷慨激昂的旋律激励着勇往直前。从陌生到熟悉,从排斥到热爱,这是一次最美最长情的遇见。如今的我,对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每期必读,可以说我的生活,无它不香。在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上,我们能了解全系统重大工程进展情况,能知道兄弟单位有哪些创新,有哪些成绩,有哪些荣誉。在这里,我们甚至还能“遇到”分别已久的老朋友、老同事、老领导。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就像一条跨越时空的纽带,拉近了中国铁建的你我他。

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激发了我对文字的热情,也给了我执笔书写工地生活的信心和勇气。多少个夜晚,我静静坐在桌前,把对中国铁建人、中国铁建事的感悟融入指尖,化作一排排文字,点亮自己幸福快乐的源泉。在公司党群工作部领导同

志,我瞪大了眼睛望着窗外,试图找寻这条铁路过去的面貌。娄烦车站是一座建在山顶的小车站,开工前,我曾去过多次。项目部的施工内容之一就是先把山顶削平,再往下深挖几十米。记得有次去工地送饭,提上饭篮子没走多远,天儿突然开始打雷下雨。在这片种满粟米的黄土高原上,没有一棵可以用来遮风挡雨的大树。不过恰逢夏天,我索性在雨中继续走。

火车离开娄烦站,继续往太原驶去,依次经过凤凰沟四线桥、小河沟隧道、大泉沟隧道……这些地方,我十分熟悉。因之前在项目部负责新闻宣传,在大兴铁路呆的几年里,我拿着相机跑遍了娄烦站附近大大小小的工地。窗外景色随着火车疾驰一扫而过,

事的鼓励和支持下,我申请加入了报社通讯员QQ群,利用网络平台与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的记者、编辑和通讯员交流起来。每当写完一篇文章,我都会发给我的这些朋友,请他们斧正,让文字趋于完美。当我写的文章在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刊登时,心里满是喜悦。对我来说,自己的文字能在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刊载,不仅仅是一种肯定,更是一种荣耀。这几年,我先后在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上发表文章40余篇,《王春宝的“三和”信条》《快递传情》等文章还被评为报纸的优质稿件,都让我兴奋不已。

我将自己工作生活的点滴投往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,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再把我心中的热忱与爱恋传播出去。如此,我和《中国铁道建筑报》已然成为一对好朋友。我会一直关注它,甘当它芳香四溢百花园里一棵自信的小草。

作者单位:中国铁建港航局一公司

筑路情怀

□ 王观生

重走来时路

恐怕没有谁比筑路人更懂得故地重游的感觉。前些日子,我有机会重回山西,来到太兴铁路原建设工地。这是时隔4年之后,我再次踏上那片熟悉的土地。

8年前,我刚踏上工作岗位,参建的第一项工程就是太兴铁路。经过一路颠簸,我终于抵达项目部驻地——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山村。这里到处都是石头山,土层很浅,地上只覆盖着一层薄薄绿色灌木。项目部的施工内容就是打通一座隧道,贯通这座大山。工地紧挨着一条宽不足10米的小河,虽不起眼,却是汾河干流。河的北侧是片平坦滩地,营区、拌和站就在那里。

驶往太原的火车但凡路经娄烦车站,至少有20分钟都是在我们曾经的管区运行。一路上,我瞪大了眼睛望着窗外,试图找寻这条铁路过去的面貌。娄烦车站是一座建在山顶的小车站,开工前,我曾去过多次。项目部的施工内容之一就是先把山顶削平,再往下深挖几十米。记得有次去工地送饭,提上饭篮子没走多远,天儿突然开始打雷下雨。在这片种满粟米的黄土高原上,没有一棵可以用来遮风挡雨的大树。不过恰逢夏天,我索性在雨中继续走。

火车离开娄烦站,继续往太原驶去,依次经过凤凰沟四线桥、小河沟隧道、大泉沟隧道……这些地方,我十分熟悉。因之前在项目部负责新闻宣传,在大兴铁路呆的几年里,我拿着相机跑遍了娄烦站附近大大小小的工地。窗外景色随着火车疾驰一扫而过,

工棚闲话

□ 杨虎生

专注“拉关系”不如做好自己

不久前,在某个培训班上,授课老师提出:在职场中,人不能把心思花在拉关系上,而要结合企业发展需要,做好自己,专注于业务、素质和能力提升,为企业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。对此,我深以为然。这里所说的“做好自己”,其意思是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,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,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。

对企业员工特别是新入职员工来说,做好自己,变得更优秀才是最重要的。从大学生到企业员工,并不是简单的身份转变,还包括生活环境、学习环境、工作环境及成长环境的改变。开始时有不适应是正常的,这就需要新员工及时找准定位,尽快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计划,一心一意把工作干好,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

相反,个人一到单位,就把主要精力用在拉关系、套近乎上,看似圆滑世故、八面玲珑,但业务不精、工作平庸,实在是舍本逐末。古人云:“天下难事,必作于易;天下大事,必作于细。”新员工初

来乍到,专业能力、实践经验近乎为零。此时,最主要的应是专心做好自己,首先要摆正心态,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、学习上,找准个人专业与本职岗位的结合点,尽快熟悉技术、工序和工作方法等,快速完成从学生到员工的角色转变;其次要葆有匠心,对自己已承担的工作任务,对照相关操作规程,找差距、补短板、学新知、提素质;最后要坚守恒心,一心一意、专心致志地钻研业务,积累经验,全面提升工作能力。同时,还须虚心向经验丰富的领导、同事请教,多问善思,汲取他人长处,不断提高工作效率、工作质量,按时优质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青年的人生之路很长。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,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,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。”从某种意义上讲,刚踏上工作岗位就是走上社会的“第一粒扣子”,须做好自己,不懈奋斗,才能迈好这关键的第一步,答好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人生答卷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四局二公司

感悟人生

□ 桑胜文

吃的变化

有人问我,“改革开放40年来,你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?”我不假思索地说:“最大的变化是再也不缺吃的了,想吃有什么!”

20世纪60年代中期,我出生在鲁西南的一个小山村。1978年,改革的春风才刚刚兴起,但大部分农村还是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的人民公社制。社员们虽缺吃少穿,却经常畅想未来那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的美好生活。

当时,我家共有9口人,有爷爷、奶奶、父母、小姑和我们兄妹4人。由于歉收,那年夏天我家每个人只分到了23斤的小麦口粮。村里虽有人抱怨分的口粮太少,可听村人说,他们村因遭遇干旱,没水浇地,每人只分到了三斤八两的小麦口粮。由于粮食太少,母亲只好精打细算,一天只做两顿饭。为了节省粮食,她还经常用杨树花、槐花、柳芽、榆树皮和红薯叶等替代主食。即便这样节省,我家的粮食还是在两三个月后吃得所剩无几。

那年我12岁,是家里的老大,连同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处于长身体的时候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饱饭,最好每顿都能吃上白面儿馒头,那是我心目中最高兴的事儿。刚入秋的那年,学校还在放假,我上午跟着大人下地干活,下午又背着筐去山上割草,然后又背着草到生产队过秤记工分。等到傍晚回家,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。我走进厨房,掀开锅盖,锅里什么也没有。我对母亲说:“娘,俺肚子饿,心慌慌。”母亲说:“家里的粮食快没了,一天吃两顿饭也不一定能撑到玉米和红薯成熟。”听完之后,我只好忍着饥饿,等明天吃早饭了。

不一会儿,在生产队当保管员的父亲回家了,他说:“今天晚上,你和队长他爹去大桥边那块地看玉米去,春玉米快熟了,免得有人偷。”我有气无力地答应道:“好。”天黑之后,我抱着被子、打着手电,来到村头玉米地旁搭好的窝棚内。这块玉米地约有5亩,正处于籽粒灌浆后期,估计再有半个月就能收了。到这时候分给社员,就能一解粮食短缺危机了。

看玉米的窝棚搭在玉米地中间路的两棵杨树间,有两米多高,旁边打两根立柱,再用多根木棍横竖绑紧,上面铺上草秆儿,就变成了一张高脚床。和我一起看玉米的是位60多岁的老人,他疼惜我年龄小,就让我看上半夜,他看下半夜。我睁大眼睛,竖起耳朵,观察着玉米地周围的动静。每半个小时,我还打着手电筒围着玉米地走一圈。到了午夜,老人接班看玉米,让我睡觉。我躺在高高的窝棚上,肚子一直在唱“空城计”,以致久久不能入睡。后来,饿得实在难受,就在床上来回打滚儿。我索性睁开眼,一看,在距窝棚约20米远的地方,另外一个生产队正在做饭。做饭的人我认识,是我家的一个表亲,平日常喊他表大爷。

那天晚上,他们队约有20个人在加班干活。饭做好后,干活的社员来到灶台前盛好饭,一个个蹲在打麦场边吃了起来。可不知为什么,有人吃了一碗,有人只吃了半碗就倒掉不吃了,大家很快放下碗筷各自回家了。这时,我从窝棚上下来解解小便。看到表大爷在收拾锅灶,我就上前跟他打了个招呼。表大爷对我说:“锅里有剩饭,你吃不?”我高兴地连说:“吃,吃!”表大爷给我拿了个碗,我掀开锅盖一看,一大锅饭竟然还剩下多半。我盛了一碗饼子和糊糊,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刚吃第一口,我就感觉不对劲,怎么有股霉味?哦,怪不得剩下半锅饭,原来是用发霉的玉米面做的。不过,对当时饥俄难耐的我来说,也顾不得饭发霉了。我蹲在灶台边,狼吞虎咽一连吃了3大碗。吃完跟表大爷道了谢,一抹嘴就爬回窝棚,很快进入甜美的梦乡。

1979年,我们村也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从此,我家终于解决了吃不饱饭的问题,日子也一天一天好过来。17岁那年,我入伍参军,在军营摸爬滚打14年后又转业到国企工作至今。几十年来,每当我我和战友、朋友们谈起此事时,都会有人说我太傻,说晚上去看快熟了的玉米,就不知道掰几个煮煮或烤着吃。我说:“别说了,连想都不敢想。”虽然当时饿得睡不着,但我始终没有产生偷掰玉米的想法。因为我记得父亲让我去看玉米,是父亲、生产队长和社员们对我的信任。如果我借此偷偷饱肚子,岂不是辜负了大伙儿对我的信任?

转眼间,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,年过50的我目睹了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。就连一直住在农村的母亲,在打电话时也常对我说:“现在的生活跟四五十年前比,那真是一个天上,一个地下。不仅有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,还吃什么有什么。”母亲的一番话,道出了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一局城轨公司



祁连之巅(国画)

崔纪松作